月下獨酌 (其一)

李白

花間一壺酒,獨酌無相親¹。 舉杯邀明月,對影成三人²。 月既不解飲,影徒³隨我身。 暫伴月將⁴影,行樂須及春⁵。 我歌月徘徊⁶,我舞影零亂⁷。 醒時同交歡⁸,醉後各分散⁹。 永結無情遊¹⁰,相期邈雲漢¹¹。

一、作者簡介

李白(公元 701—762),字太白,號青蓮居士。自稱祖籍隴西成紀(今甘肅省秦安縣),先世在隋代末年流徙西域。李白出生地有長安、蜀中及西域等多種不同的說法。李白年青時隨父居於綿州青蓮鄉,在開元十二年(公元 724)二十四歲時辭親遠遊,從三峽出川漫遊各地。期間求仙學道,使酒任俠。三十歲時至長安求仕,其後失意東歸。天寶元年(公元 742)四十二歲時奉詔入京,玄宗命待詔翰林。其後因受權貴讒毀,在位一年多即上疏請辭,玄宗賜金放還。安史之亂時永王李璘召為幕僚,永王謀反兵敗,李白坐罪流放夜郎(今貴州省西部),中途遇赦東歸。後到當塗(今安徽省當塗縣)投靠族叔李陽冰,不久病卒,終年六十二歲。

李白詩以豪放飄逸見稱,所作清新自然,往往從容於法度之外,後世譽之為詩仙,在詩壇上與詩聖杜甫齊名。

二、背景資料

據張健《李白詩選:大唐詩仙》一書考證,《月下獨酌》是李白在天寶三載(公元 744)春天所作,共有四首。李白於長安任翰林供奉,因與權臣楊國忠不和,又受高力士讒言攻擊,漸為玄宗疏遠,李白心情抑鬱,

在此期間,他發覺自己的願望並沒有達到,翰林供奉一職,不過是為皇上 調筆弄墨而已,於是寄情於狂歌痛飲,藉以宣洩胸中的苦悶,本詩乃是此 時此情的作品。

三、注釋

- 1. 獨酌無相親:獨自飲酒而沒有可相親近的人。相親:互相親愛、相親 近。此指可相親近的人。
- 2. 舉杯邀明月,對影成三人:二句用陶潛句典。陶潛《雜詩》:「欲言無 予和,揮杯勸孤影。」三人:此指李白、月和李白的影子。
- 3. 徒:只、但。
- 4. 將:和、共。
- 5. 及春:趁着春天。及:趁着、乘。
- 6. 我歌月徘徊:意謂,我唱歌,月亮隨着(我)來回走動。徘徊:往返 迴旋、來回走動。
- 7. 我舞影零亂:我舞起劍來,身影變得散亂。舞,此指舞劍。零亂,散
- 8. 醒時同交歡:謂清醒時與月、身影一起歡樂。交歡,一齊歡樂。
- 9. 分散:離散、別離。
- 10. 永結無情遊:(日後)永遠與月光和身影結伴作無情之遊。無情:即忘情,語出《莊子·德充符》。指泯除是非、得失、物我之別,不為世俗所困的超脫精神境界。
- 11. 相期邈雲漢:(與月和身影)相約於遙遠的銀河之上。相期:相約。邈: ⑨[寞],[mok6]; 湧[miǎo]。遙遠。雲漢:銀漢、銀河、天上。

四、賞析重點

此詩主旨是李白透過自己邀月亮和身影共飲的描寫,表達他心中孤獨之感,以及對月和酒的喜愛。就內容而言,全詩可分成五個部分:首二句「花間一壺酒,獨酌無親」為第一部分,點出李白獨酌的處境,無人伴飲。接二句「舉杯邀明月,對影成三人」為第二部分,寫李白忽發奇想,邀月亮和身影共飲,以消孤悶。次二句「月既不解飲,影徒隨我身」為第三部分,雖有月和影相伴,但月畢竟不解飲酒,影畢竟只懂隨身而動,故情感又復歸孤獨。「暫伴月將影」至「醉後各分散」為第四個部分,月、影雖不解飲,但暫時與之一同行樂,以不負春日良辰亦是一法,於是李白高歌,月亮也好像聽到歌聲而徘徊起舞,「我歌月徘徊」;他又忽然興起,舞起劍來,身影在飲醉而變得散亂,「我舞影零亂」。未醉時是「醒時同交歡」,

與月、影共樂,已醉後則是「醉後各分散」。此部分前面是寫與月、影共歌共舞之歡愉,「醉後各分散」一句又復歸與月和影分離而依然孤獨之悲情。緊接着最後兩句「永結無情遊,相期邈雲漢」是第五部分,作者筆鋒又一轉,雖然醉後與月、影分離,但卻可以相約在遙遠的銀河上共續無情之遊,也就是月不解飲、影徒隨身,而前者但隨李白歌而徘徊,後者但隨李白舞而散亂之無情共遊。見出李白善於自我紓解、不為現實所阻的積極精神。五個部分,是以悲己之獨、喜成三人、悲月之不解飲、喜月影隨歌伴舞而又轉入悲、終以喜結的情感布置,構成全篇,這悲、喜、悲、喜而悲、喜的情感轉折,都圍繞着題目的「獨」字來寫,但讀者又能感覺到李白不為此「獨」所囿,而能歸於釋然。

除了孤獨之外,此詩也流露了李白對酒和月的一貫鍾愛,如陳習傑在《李白〈月下獨酌〉賞析》(載《文學教育》2011年第4期)一文中所言:「酒與月,是李白一生須臾不曾離開的最忠實伴侶,是李白於精神世界中永遠的知己,也是李白詩歌中頻繁光顧的常客,無論他走到哪裏,身處何方,總會留下有關美酒與明月的酣暢淋漓之作:『且就洞庭賒月色,將船買酒白雲邊』、『青天有月來幾時?我今停杯一問之』、『唯願當歌對酒時,月光長照金樽裏』、『人生得意須盡歡,莫使金樽空對月』……通過這些膾炙人口的詩句,李白營造出一種獨特的既不乏浪漫又帶有些許悲涼的境界。而把這酒月情結發揮到極致的,就是這首《月下獨酌》了。」酒和月在李白處於孤獨心境時,其作為知己好友的角色尤其重要。

以上所談是內容,從藝術技巧的層面,此詩值得欣賞的地方亦甚多, 茲從五個方法析述之:

其一是構思精奇,這在上面內容部分已見一二。清人孫洙《唐詩三百首》云:「月下獨酌,詩偏幻出三人。月影伴說,反覆推勘,愈形其獨。」可見李白不僅在孤獨時構想出月和身影作伴是精妙之思,而且反覆推進,將孤獨心情寫得淋漓盡致。傅庚生在《中國文學欣賞舉隅》中亦評道:「月徘徊,如聽歌;影零亂,如伴舞,醒時雖同歡,醉後各分散,聚散似無情,情淡得永結。一步一轉,愈轉愈奇,雖奇而不離其宗。」謂此詩寫月聽歌、影伴舞、醒同歡、醉分散,意思愈轉愈奇,但雖奇而不離寫「孤獨」之宗旨。

其二,意轉而韻不轉。詩中共用兩韻,前八句押平聲真韻,後六句押去聲翰韻。一般詩人在「行樂須及春」一句會開始轉韻,所謂韻隨意轉,因為這已是寫到與月、影共樂;但李白不是這樣,他在此句仍用真韻,在「我歌月徘徊,我舞影零亂」才轉翰韻,形成了意轉而韻未轉的狀況。但是,此安排甚妙,因為「我歌」二句開始才是唱歌、舞劍的高潮,故用仄韻極寫其樂,突顯其與前面八句的思想掙扎不同,最末二句寫永結無情之

遊,本是全篇總結,理應再轉另一韻,然而李白卻仍用翰韻,以承行樂後 之分散而寫自己的冀願,形成嶺斷雲連之勢,看似不連貫,而意實貫之, 是更巧妙的用韻安排。約言之,此詩表面上是意轉而韻不轉,實際上又是 配合情感而作聚焦安排,所以更妙於一般韻隨意轉的用韻法。

其三,層遞寫景的構圖美。此詩首二句描寫一個人在花間獨飲,形象 鮮明,這是第一個層次;「舉杯」二句寫主人翁李白邀月、對影,構成一 幅有人手持酒杯,向月作邀,並對着身影自說自話的邀飲圖,這是第二個 層次;第三個層次,是「我歌」二句,寫李白與月徘徊,與影共舞,遂成 三人同樂圖。這三幅圖與孤獨情感的變化相配合,亦可謂情景交融。

其四,語言淺近如話,但又不乏精煉的字詞。全詩幾乎沒有艱深字,語言近於口語。沈德潛在《唐詩別裁》中就云:「脫口而出,純乎天籟。」如「花間一壺酒,獨酌無相親。舉杯邀明月,對影成三人」等,一氣呵成,不必注解。而且「月」、「影」、「我」三字多有重複而不覺其重複,反覺其率真如話,但卻充滿感情,意境高遠。雖然用字淺白,但其中又不乏經過細意推敲的字詞,如「暫」字甚妙,因為李白深明暫時邀影邀月共樂,也只是暫時的解脫,但就是因為短暫,卻更見這暫得的歌、舞、飲之樂之可貴,可見這是鍾鍊過後的詩眼,卻用得毫不經意。再如「無情」一詞,與「月既不解飲,影徒隨我身」相呼應,蓋月不懂飲酒,影也不懂飲酒而只能隨身而動,這就是不諳人事,就是無情,然而這無情只月和影,我卻有情,故在我看來,月能因我之歌而徘徊、影能因我之舞而零亂,這他者的無情,卻因我而變得有情,是以才邀月和影再次共遊,此無情實是有情,正是「多情卻似總無情」。

其五,修辭豐富。全詩用了多種修辭手法,首先是擬人,全詩在「對影成三人」後基本上全以擬人寫成,將月亮、身影人格化,說月「不解飲」、聽歌而「徘徊」,說影「隨我身」、共舞而影「零亂」,「醒時同交歡,醉後各分散」及「永結無情遊,相期邈雲漢」諸句把月和影寫得有感情、有生命。其次是對比,如「獨酌無相親」與「對影成三人」是孤獨與熱鬧的對比,「醒時同交歡,醉後各分散」是喜與悲、合與離的對比。還有對偶,如「我歌月徘徊,我舞影零亂」、「醒時同交歡,醉後各分散」,使詩歌更具對稱美。

[附錄]

《月下獨酌》其餘三首

其二

天若不愛酒,酒星不在天。地若不愛酒,地應無酒泉。天地既愛酒,愛酒不愧天。 已聞清比聖,復道濁如賢。賢聖既已飲,何必求神仙。三杯通大道,一斗合自然。 但得酒中趣,勿為醒者傳。

其三

- 三月咸陽城,千花晝如錦。誰能春獨愁,對此徑須飲。窮通與修短,造化夙所稟。
- 一樽齊死生,萬事固難審。醉後失天地,兀然就孤枕。不知有吾身,此樂最為甚。

其四

窮愁千萬端,美酒三百杯。愁多酒雖少,酒傾愁不來。所以知酒聖,酒酣心自開。 辭粟臥首陽,屢空饑顏回。當代不樂飲,虛名安用哉。蟹螯即金液,糟丘是蓬萊。 且須飲美酒,乘月醉高台。